

# 冷战时期苏联反犹政策举隅： 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为中心<sup>\*</sup>

宋永成

**内容提要**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是冷战时期苏联反犹政策的典型案例之一。当时苏联国内的许多反犹案件都与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新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表明，在美苏冷战达到第一次高潮之际，苏联当局精心策划此案的目的不仅是要消灭苏联社会的犹太精英，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被视为“第五纵队”的整个苏联犹太民族。这一案件充分暴露了反犹主义传统在苏联社会的流毒之深，成为苏联犹太人后来大量移民国外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 冷战时期 苏联 反犹主义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

犹太人是欧洲历史上多灾多难、最为不幸的民族之一，无论身居何处，几乎都会遭到反犹主义的迫害。即使在苏联这个宣称所有公民“不分民族及种族……一律平等”<sup>①</sup>的社会主义国家亦不例外。苏联的反犹政策大约是从1924年列宁去世和斯大林上台开始的，此后几乎贯穿于苏联历史的全过程，而尤以冷战时期为烈，并且在斯大林去世前夕达到高潮。从谋杀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下称犹委会）主席所罗门·米霍埃尔斯（Соломон Михоэлс）到对国家机关和各领域的犹太精英进行大清洗，从反对“世界主义者”运动到“医生阴谋”，可以说是步步升级、愈演愈烈。其中最典型、最悲惨的莫过于1948—1952年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下称犹委会案）。由于该案当时是在极端保密的状态下审判和执行的，所以它不像“医生阴谋”那样震惊世界，轰动一时。直到苏联解体前后，有关档案相继解密，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该案不仅在当时苏联的反犹政策中扮演了一个核心角色，与同一时期苏联国内的许多重大反犹案件都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且它本身就是斯大林冷战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学者对此已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因为新的档案不断解密，许多问题仍有重新认识之必要；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则明显不足。<sup>②</sup>有鉴于此，本

<sup>\*</sup> 本文是陕西师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苏联政府对犹太人政策研究（1941—1953）”（项目号：10SZD01）的阶段性成果。笔者的导师、陕西师大杨存堂教授，中山大学肖瑜博士在俄文档案的译校方面提供了诸多帮助，在此致谢。

<sup>①</sup> 《斯大林论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及苏联宪法》，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74页。

<sup>②</sup> Arkady Vaksberg, *Hidden Secrets*, Moscow, 1993;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В плену у красного фарао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 евреев в СССР в последнее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4; Shimon Redlich, *War, Holocaust and Stalinism, A Documented Study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 Australia: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GmbH, 1995;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Тай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талина, власть и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1; Медведев Ж. А. Сталин и “дело врачей” //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3. №1. С. 78—103, №2. С. 99—119; Arno Lustiger, *Stalin and the Jews: The Red Book: The Tragedy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and the Soviet Jews*, New York: Enigma Books, 2003; Jonathan Brent and Vladimir P. Naumov, *Stalin's Last Crime: The Doctor's Plot*, London: John Murray (Publishers), 2003. 台湾学者刘心华和大陆学者张建华、张倩红等人在研究苏联对国内犹太人政策时亦有提及。

文拟根据俄罗斯新近解密的档案文献和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对这一案件重新做一探讨,以便从宏观上加深对冷战时期苏联反犹政策的理解。

### 一、冷战爆发与犹太会被查封

要了解犹太会案的缘起,首先就必须对犹太会的历史有所了解。犹太会是1942年4月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批准建立的一个半官方的苏联犹太人反战组织,目的是宣传动员西方特别是美、英等国家的犹太人支持和援助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成员包括苏联文学界、艺术界、科技界、政界等社会各界的犹太精英。刚成立时只有23人,后来逐渐增加到70人。1944年4月,犹太会成立了主席团,作为常设领导机构。

二战期间,在苏联情报局领导下,它通过出版发行犹太人《团结报》(Эйникайт)、组织犹太人反法西斯群众大会、向国外报刊特别是犹太人报刊寄送宣传材料、派代表团到英美等国进行友好访问等方式,向全世界犹太人揭露纳粹屠犹的暴行,颂扬苏联红军与法西斯作战的英雄业绩,从而与西方盟国的犹太人和犹太组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苏联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有效地配合了苏联政府的战时对外宣传政策,给红军和饱受战争之苦的苏联居民募集到大量的现金、食品、衣物、药品、医疗设备等,其中仅美国的俄国战争救济犹太委员会就为苏联捐赠了6000万美元。<sup>①</sup>这些源源不断的援助成为苏联“克服战时巨大的物质损失的主要因素”。<sup>②</sup>因此,联共(布)中央在战后的文件中多次指出,“犹太会在卫国战争期间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助于动员国外犹太人参加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sup>③</sup>赫鲁晓夫后来也指出,犹太会“被认为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策、我们共产党的利益是必不可少的”。<sup>④</sup>

二战结束后,犹太会从反法西斯战争的“武器”逐步演变为“建立反法西斯和平的工具”。<sup>⑤</sup>战后初期,“斯大林还陶醉在与西方建立现实政治的伙伴关系的向往中”。<sup>⑥</sup>为了调动西方亲苏力量继续为苏联的对外政策服务,苏联政府“不断鼓励亲苏的美国犹太组织与苏联及犹太会保持关系”。<sup>⑦</sup>犹太会因此得以在对西方犹太人的交流与合作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1945年5月到1947年初,在苏方安排下,英国犹太人代表团、美国犹太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委员会主席B·Z·戈尔德贝格(B. Z. Goldberg)、美共中央机关报《自由晨报》主编保罗·诺维克(Paul Novick)等先后来苏进行友好访问。犹太会负责接待并与他们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这些活动有效地促进了国外犹太人对苏联的了解和支持。但是,随着冷战的爆发,犹太会的地位日趋式微,从苏联对外宣传的主力军逐步沦为被当局打击和镇压的主要对象。

#### (一) 犹太会在苏联对外宣传工作中的空间越来越小,逐渐失去了利用价值

1947年上半年,随着美苏在希腊、伊朗、土耳其三大危机中的矛盾日趋尖锐,双方关系迅速恶化,从战时的盟友最终演变为冷战的对手。苏联的对外政策也由大国合作转向了集团对抗。9月25日,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正式宣布整个世界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与此相适应,苏联

①⑤ B. Z. Goldberg, *The Jewish Problem in the Soviet Union: Analysis and Solution*,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Inc., 1961, p. 78-60.

② Петрова Н. К.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е комитеты в СССР: 1941–1945 гг. М.: ИРА РАН, 1999, С. 234.

③ 转引自《摘自苏斯洛夫和亚历山德罗夫关于终止犹太会及苏联学者委员会活动的建议函(1947年1月7—8日)》,载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 1941–1948 // 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6. С. 344–345.

④ (俄)赫鲁晓夫著、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369页。

⑥ (俄)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著,徐芳译《克里姆林宫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75页。

⑦ Shimon Redlich, *Propaganda and Nationalism in Wartime Russia: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 1941–1948*,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1982, p. 149.

民众与国外的交流开始受到严格限制。尽管犹委会自认为“在现阶段党和政府发动所有国家的犹太人进步民主力量对反动势力进行进攻的斗争中……可以发挥更广泛更积极的作用”<sup>①</sup>，并且从1946年5月到1948年4月，先后12次提出对西方和东欧国家犹太组织的访问交流申请，但都被联共（布）中央以各种理由或借口驳回。<sup>②</sup> 犹委会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在苏联对外宣传领域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整个工作也陷于瘫痪状态。

## （二）犹委会在战后的宣传方针和越权行为引起苏联当局的强烈不满和忧虑

首先，苏联当局指控犹委会在对外宣传方面过分突出了犹太人在卫国战争和苏联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带有严重的民族主义倾向。1946年8月，犹委会被划归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领导后，它在宣传工作中的民族主义特性也随即成为诸多党政部门攻击的主要目标。国家安全部、中央宣传鼓动部、中央对外政策部等在给中央领导人的报告中，纷纷指责犹委会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工作“都越来越多地具有犹太复国主义—民族主义性质”，批评其对外宣传的许多文章毫无必要地过分突出犹太人在卫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和活动，“包含有大量的政治错误和偏见”，因此，“它在政治上是有害的，无法容忍的”。<sup>③</sup> 尽管犹委会领导人使尽浑身解数为自己辩解，但是在当时民族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环境下，它陷入了一种动辄得咎、进退维谷的境地。

其次，苏联当局指责犹委会干预职权范围之外的事情，试图把自身变成某种负责犹太人事务的人民委员部。在苏联，由于党和政府没有设立专门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中央机构，所以，犹委会就被苏联犹太人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和领导者。在很多时候，它不得不代表犹太同胞与官方进行交涉。而这恰恰成为苏联党政有关部门对它大张挞伐的主要原因。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国际情报局、国家安全部、中央宣传鼓动部和对外政策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先后8次上报斯大林、莫洛托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谴责犹委会领导人越权办事，擅自在苏联犹太居民中开展工作，指控犹委会未经许可，“超越其职权范围，承担了犹太居民事务总的全权代理人、犹太居民与党政机关中间人的职能，而且试图首先通过《团结报》来扮演犹太群众政治和文化领导者的角色”，<sup>④</sup> 有“把该组织变成一种犹太人事务人民委员部的意图”。<sup>⑤</sup> 它们把这些问题看成是犹委会工作中“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缺点”，<sup>⑥</sup> 要求解散犹委会，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sup>⑦</sup>

## （三）以色列建国前后苏联犹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犹委会成为苏联当局打压和防范的对象

冷战爆发后，苏联为了把英国赶出巴勒斯坦，向中东扩张，改变了坚持多年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政策，转而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从1947年5月14日苏联驻联合国大使葛罗米柯在联合

① 转引自《米霍埃尔斯关于犹委会下一步活动给日丹诺夫的报告（1947年）》，载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 1941 – 1948. С. 225 – 226.

② 《苏斯洛夫就犹委会参加反法西斯组织国际会议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1947年2月24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邀请国外犹太组织代表来苏的批文（1947年10月25日）》等，载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 1941 – 1948. С. 227 – 230.

③ 转引自《摘自联共（布）中央关于犹委会活动及〈团结报〉调查组的资料（1946年9月）》；《摘自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犹委会工作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1946年11月19日）》，载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 1941 – 1948. С. 326, 337, 344.

④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就终止犹委会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1946年11月19日）》，载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 в СССР // От начала до кульминации, 1938 – 1953. М.: Междунар.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Материк, 2005. С. 90.

⑤ 《摘自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批判犹委会的报告（1945年12月25日）》，载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 1941 – 1948, С. 180.

⑥ 《联共（布）中央关于改组犹委会的决议草案（1947年7月）》，载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 1941 – 1948. С. 349 – 350.

⑦ 《摘自苏斯洛夫和亚历山德罗夫关于终止犹委会及苏联学者委员会活动的建议函（1947年1月7—8日）》，载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 1941 – 1948. С. 345.

国会议上公开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分治开始。到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建立,苏联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这一政策同时也激活了国内沉寂多年的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尽管斯大林下令国家安全部在1948年1月假造车祸杀害了犹太会主席米霍埃尔斯,并指示著名犹太人作家爱伦堡在9月21日的《真理报》上撰文向苏联犹太人发出警告,<sup>①</sup>但是均无济于事。

从繁华的大都市到偏僻的乡村,从身居高位的党政军官员到普通百姓,苏联犹太人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不少犹太大学生、工程师、红军军官纷纷致函或亲临犹太会和《团结报》编辑部,要求募集资金购买武器援助以色列,或者作为志愿者参加以军作战。<sup>②</sup>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还把以色列视为自己的祖国,直接提出移民要求。<sup>③</sup>特别令人震惊的是,在10月4日的犹太教新年,近5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犹太人云集莫斯科犹太大会堂,欢迎以色列驻苏公使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的到来,表现出对以色列的狂热认同和支持。<sup>④</sup>甚至连国家第二号领导人莫洛托夫的夫人、中央委员波琳娜·热姆丘任娜(П. С. Жемчужин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的犹太人妻子戈尔普曼也都显露出强烈的民族情结。<sup>⑤</sup>当时,正值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加剧,形成了第一次冷战高潮。在这种形势下,犹太人的这些言行被当局看成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背叛和对国家的严重不忠,直接威胁到苏联的生存。虽然犹太会在此期间对政府俯首帖耳,但在斯大林看来,犹太会和苏联犹太人都是“潜在的危险的‘外国人’敌视苏联政权和他个人”。<sup>⑥</sup>而且,犹太会与美国联系最广泛、最密切,其危险性也就最大。按照斯大林的逻辑,若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就要消灭这个民族的文化和精英。于是,犹太会就在劫难逃了。

为了在与西方冷战中清除一切潜在威胁和不稳定因素,苏联当局最终决定对国内这个唯一具有号召力的犹太人组织采取断然措施。1948年11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以犹太会“乃是反苏宣传的中心,并且经常向国外情报机关提供反苏情报”为名,下令解散犹太会,同时查封其报刊出版机构。<sup>⑦</sup>至此,在苏联历史上存在7年之久且辉煌一时的犹太会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 二、犹太会案的炮制与审判

1948年1月米霍埃尔斯遇害之后,苏联当局便揭开了“对犹太会的清算以及后来对其领导人和苏联-犹太文化精英清洗的序幕”,<sup>⑧</sup>掀起了“全国性的反犹太人运动”。<sup>⑨</sup>从列宁格勒到远东的比罗比詹,从科教文卫界到企业界,从政界到宗教界,“数以千计的犹太知识分子、科学家、政治领袖、国家安全部职员和私营单位人员都遭到了无情地审讯,丢掉了职位,并且公开地受到嘲弄、奚

①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1948年9月18日)》,载《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 док. Т. 1. 1941-1953 гг. : В 2-х кн. Кн. 1. 1941-май 1949,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0. С. 375, 383.

② 《致苏联犹太会主席团(1948年5月17日)》;《海费茨给联共(布)中央的信(1948年5月18日)》;《苏联犹太人对建立以色列国的反应信件概述》(1948年6月5日)》,载《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 1941-1948. С. 282-283; 294-298.

③ 《日梅林卡市犹太人的一封信(1948年)》,载《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 1941-1948. С. 289.

④ Golda Meir, *My Life*,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5, p. 205 《Д. Д. 波利扬斯基致莫洛托夫的信(1948年10月6日)》,载《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 док. Т. 1. 1941-1953 гг. : В 2-х кн. Кн. 1. 1941-май 1949. С. 399-400.

⑤ Платонов О.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Эпоха Сталина. Москва: Москвитянин, 1996. С. 264 《果尔达·梅厄致 W·艾坦(特拉维夫)电,1948年9月11日》,载《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 Part I: 1941-May 1949, Londono Portland, OR: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0, p. 377.

⑥ Shimon Redlich, *War Holocaust and Stalinism: A Documented Study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 p. 162.

⑦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查封犹太会的决定(1948年11月20日)》,载《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 в СССР//От начала до кульминации, 1938-1953. С. 138.

⑧ Murray Friedman and Albert D. Chernin(eds.), *A Second Exodus: The American Movement to Free Soviet Jews*, p. 2.

⑨ 《俄》鲁·格·皮霍亚著、徐锦栋等译《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2页。

落、恫吓和监禁。许多人被枪毙”。<sup>①</sup> 在遍布全国的反犹案件中,所有被捕者都被指控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民族主义者,从事反苏破坏活动或间谍活动。“这一计划似乎是为了根除所有活跃在犹太领域内的犹太知识分子,以使犹太社团群龙无首。”<sup>②</sup> 因为其前所未有的残酷性,后来人们把1948—1953年称为苏联犹太人的“黑暗年代”。<sup>③</sup> 犹委会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粉墨登场的。

犹委会案是美苏冷战的不幸产物。它的炮制和实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与冷战的发展进程几乎亦步亦趋。根据解密档案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酝酿策划。犹委会案是由苏联国家安全部一手策划的。早在1946年10月,国家安全部就盯上了犹委会。1947年12月,在侦办斯大林私生活泄密案中,国家安全部先后逮捕了苏联科学院著名经济学家伊·戈尔德施泰因和世界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犹委会成员扎·格林贝格,通过严刑逼供和欺骗利诱迫使他们在事先伪造的“审讯记录”上签了字。该记录指控米霍埃尔斯、犹委会主席团成员伊·费费尔(И. С. Фефер)和苏联情报局局长所·洛佐夫斯基(С. А. Лозовский)等人“利用犹委会作掩护,从事据说仿佛是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与国外的反动犹太人群体保持密切的联系,并进行间谍活动”。1948年1月到3月,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В. С. Абакумов)先后把审讯戈尔德施泰因和格林贝格的笔录呈送中央委员会。正是这些假口供成为“著名的犹委会案的开始”。<sup>④</sup> 3月26日,阿巴库莫夫给斯大林等中央领导人呈交了一份长达15页的报告,直接指控“犹委会领导人是带有亲美倾向的积极的民族主义分子,实质上在领导反苏民族主义运动”。诬称米霍埃尔斯把费费尔、佩·马尔基什(П. Д. Маркиш)、达·贝尔格尔松(Д. Р. Бергельсон)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民族主义犹太权威人士拉进犹委会,与美国情报人员相勾结,一起进行反苏宣传和颠覆活动。<sup>⑤</sup> 该报告的目的显然就是为了把犹委会置诸死地。

1948年11月犹委会被查封后,国家安全部并未善罢甘休。因为它明白,如果让这些犹太社会精英和名流继续活跃于苏联社会,那就无异于养虎遗患。12月4日,阿巴库莫夫致函斯大林等中央领导人,指出在查抄的犹委会档案中发现了犹委会与各种国外组织特别是美国的反动犹太组织相互联系,从事反苏破坏活动的罪证。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档案进行深入研究。<sup>⑥</sup> 这暴露出国家安全部着手策划犹委会案的图谋。12月24日,国家安全部首先逮捕了费费尔。在阿巴库莫夫的威胁和授意下,费费尔开始诬告犹委会的相关成员。<sup>⑦</sup>

从1948年12月下旬到1949年1月,苏联国家安全部在费费尔的配合下,陆续逮捕了俄罗斯联邦国家监督部副部长所·布雷格曼(С. Л. Брегман)、苏联情报局官员约·尤泽福维奇、埃·泰乌明、莫斯科包特金临床医院院长鲍·希梅利奥维奇(Б. А. Шимелиович)、著名诗人列·克维特科、佩·马尔基什、著名作家达·贝格尔森、莫斯科国家犹太剧院艺术指导、著名演员韦·祖斯金、苏联

① Jonathan Brent and Vladimir P. Naumov, *Stalin's Last Crime: The Doctor's Plot*, pp. 94–95.

② B. Z. Goldberg, *The Jewish Problem in The Soviet Union*, pp. 101–102.

③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 в СССР//От начала до кульминации, 1938–1953. С. 138; B. Z. Goldberg, *The Jewish Problem in The Soviet Union*, p. 101.

④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第0065/52号裁决》,载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последний сталин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Стенограмма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ад членами Еврейского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4. С. 389 《关于所谓“犹委会案件”》,载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12. С. 37.

⑤ 《苏联国家安全部致苏联领导: 指控犹委会的违法活动(1948年3月26日)》,载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 в СССР//От начала до кульминации, 1938–1953. С. 120–130.

⑥ 《阿巴库莫夫关于清查犹委会有问题档案的结果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及库兹涅佐夫的报告(1948年12月4日)》,载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 в СССР//От начала до кульминации, 1938–1953. С. 139–147.

⑦ 《1952年6月6日秘密审判会记录》,载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последний сталин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Стенограмма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ад членами Еврейского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С. 234.

科学院生理学研究所所长莉·什泰恩院士,曾经参与过犹委会翻译工作的国家外国文学出版社高级编审伊·瓦坚贝格及其妻子柴·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1948年9月16日被捕的诗人达·霍夫斯坦和1949年7月3日被捕的苏联情报局官员列·塔尔米也被纳入该案中。其中有8人是犹委会主席团成员。

新解密的档案表明,犹委会案是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副主席格·马林科夫(Г. М. Маленков)、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马·什基里亚托夫(М. Ф. Шкирятов)直接领导下炮制的。1949年1月13日,他们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召见了已经卸职的洛佐夫斯基。审问结束后,他们致函斯大林,以洛佐夫斯基参与校对过1944年2月米霍埃尔斯等人起草的给苏联政府关于建立克里木犹太共和国的建议信为借口,指控其支持犹委会从事反党反政府的民族主义活动和间谍活动,并建议将其开除出中央委员会。<sup>①</sup>1月18日,洛佐夫斯基被撤销中央委员的资格并开除出党,一周后被捕。洛佐夫斯基之所以被拉入犹委会案中,一是因为他与犹委会关系密切,二是为了加大这一案件的影响力和杀伤力。随后,马林科夫、什基里亚托夫与阿巴库莫夫等人一起利用犹委会被解散这一事实,以各种捏造的政治罪名和伪造的审讯记录,精心炮制了犹委会案。

2. 侦查起诉。国家安全部对犹委会案的侦查起诉从1949年1月一直持续到1952年4月,目的是为所有被告罗织“罪证”。这一阶段可分为阿巴库莫夫和谢·杰·伊格纳季耶夫(С. Д. Игнатьев)两个时期。阿巴库莫夫领导时期的侦查工作集中在1949年1月至3月进行。为了配合斯大林对苏联犹太人的大清洗,尽快取得所有被告从事犯罪活动的供词,阿巴库莫夫亲自出马,苏联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侦察处的副处长、以残忍和反犹著称的科马罗夫上校具体负责侦讯工作。在初审阶段,苏联国家安全部还动用了利哈乔夫、留明(М. Д. Рюмин)等34位侦查员。这些人按照阿巴库莫夫的指示,从一开始就以施行肉刑进行威胁恫吓,或者把犯人关进单人牢房进行精神折磨,或者“对被捕者进行毒打和拷问,有系统地剥夺他们的睡眠”,强迫他们在侦查员们伪造的审讯记录上签名,“以取得‘认罪口供’”。<sup>②</sup>由于采用了各种非法侦查手段,除希梅利奥维奇外,所有被告都被迫承认自己有罪,招出了关于犹委会成员进行间谍和反苏活动的供词。1950年3月,他们接到通知,调查已经结束,审判不久开始。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着此次审讯,并一直等待着审判结果。但因受到1949年2月至1950年10月“列宁格勒案件”的影响,加上1950年7月前后国家安全部本身遭到全面清洗,<sup>③</sup>致使犹委会案在一年多时间里处在无人办理状态。

1951年8月,伊格纳季耶夫出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后,犹委会案的侦查工作重新提上议事日程。8月24日,伊格纳季耶夫向马林科夫等人提出对国家安全部查抄的犹委会文件和档案进行全面整理与研究,并进行鉴定,以便为揭露被告们从事间谍和民族主义活动提供最确凿、最有力的证据。<sup>④</sup>与此同时,斯大林的意图也变得清晰:在整个反犹计划中,假如犹委会案不能搞成一次公开审判,就必须用刚刚构思出来的具有更大杀伤力的“医生阴谋”取而代之,并为后者铺平道路。“犹委会案

① 《马林科夫和什基里亚托夫关于把洛佐夫斯基开除出联共(布)中央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1月18日)》,载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 в СССР//От начала до кульминации, 1938 – 1953. С. 153 – 154.

②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第 0065/52 号裁决》,载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последний сталин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 Стенограмма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ад членами Еврейского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С. 390 《关于所谓“犹委会案件”》,载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12. С. 38.

③ 因为阿巴库莫夫等人未能及时领会斯大林准备把对犹太人的镇压升级到全国规模的长远政治意图,没有及时对与苏联著名诊断学家雅可夫·Г·叶廷格尔教授(犹太人)有联系的著名医生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证据进行调查,妨碍了斯大林策划新的“医生阴谋”,从而沦为政治上的牺牲品。上到阿巴库莫夫,下到科马罗夫、利哈乔夫在内的数以千计的国家安全干部遭到清洗。

④ 《国家安全部关于恢复侦讯犹委会案件的必要性给联共(布)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1951年8月24日)》,载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 в СССР//От начала до кульминации, 1938 – 1953. С. 178 – 180.

将成为这个真正重要的案件的序幕。一个两幕血腥悲剧的第一幕。”<sup>①</sup>即是说,必须把该案办成一个核心案件,大多数反苏间谍案特别是与犹太人有关的叛国案都必须从这里找到“出海口”,因为只有这些被告与国外特别是美国的犹太民族主义者保持着密切联系。为清洗阿巴库莫夫立下汗马功劳的留明及时准确地领会了斯大林的意图,并因此在1951年10月被擢升为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兼大案要案侦察处处长,全权负责犹委会案和“医生阴谋”的侦讯工作。

留明上任后,立即调集人力对查抄的犹委会档案进行了全面的翻译、审查和编目归类,1952年春整理完毕。这些材料不仅用于犹委会案,而且“由国家安全部系统提供给了正在对大量犹太民族主义者进行审判的苏联其他地区”。<sup>②</sup>同时,留明和手下的侦察员们按照斯大林设计的“蓝图”肆意编造、篡改所有被告的证词,以满足整个案情的发展需要。1952年1月到3月,留明还组织有关部门的专家对犹委会寄往国外的材料的机密程度及其所发表文章的民族主义性质进行了所谓的法律鉴定,以便给整个侦讯工作披上一件合法的、权威性的外衣。

1952年4月,国家安全部和苏联检察部门最终炮制出42卷关于犹委会案的审讯资料。为了把15名被告推上审判台,所有侦察员和检察长都极尽歪曲捏造之能事。他们诬陷犹委会是在洛佐夫斯基倡导下成立的,目的是“支持国外犹太组织利用犹委会团结犹太人进行反对联共(布)以及苏联政府的斗争”。洛佐夫斯基与米霍埃尔斯为此把克维特科、马尔基什等一批民族主义骨干分子和敌视苏联政权的名流拉进犹委会并安插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利用《团结报》、犹太剧院等在国内外犹太人中间进行民族主义宣传活动。1943年5月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访美是为了“与美国犹太反动集团建立私人联系”;他们企图依靠美国犹太人提供物质援助,在克里木建立犹太共和国,把它变成美国将来入侵苏联的桥头堡。洛佐夫斯基、热姆丘任娜等人都卷入其中。为揭露纳粹屠犹暴行而编纂的《黑皮书》也成为犹委会与美国犹太民族主义者相互勾结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一大罪状。1946年犹委会接待来访的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则变成了为美国提供关于苏联经济和文化机密情报的间谍。所有这些是为了证明犹委会已经“变成了美国反动集团指使的间谍活动和民族主义活动的中心”,“怀有敌意地破坏苏联民族间的友谊以及苏联犹太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sup>③</sup>

尽管这些所谓的犯罪事实漏洞百出,前后矛盾,但是伊格纳季耶夫还是在1952年4月3日把留明完成的起诉书呈送给斯大林、马林科夫和贝利亚。4月7日,经苏联最高领导人批准,犹委会案交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sup>④</sup>

3. 审判执行。犹委会案的审判过程可谓波诡云谲。尽管该案是由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的,但是,国家安全部和苏联领导人却一直干预甚至操纵着整个审判过程。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领导人的指示,由军事审判庭庭长亚·切普佐夫阿·切普佐夫(А. Чепцов)担任审判长,与另外两名军事审判庭委员一起对犹委会案进行审理。在正式开庭之前,切普佐夫对有关审讯材料进行了认真研究,以为“此案已经得到了客观公正的审查,并且对所有囚犯的控告都是合理的”。<sup>⑤</sup>但是,他没有想到案情比他看到的要复杂得多。

1952年5月8日至7月18日,军事审判庭对犹委会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按照苏联当局意图,犹委会案的审判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因此,整个审判过程既无各有关方面参加,也未传唤证

① Arkadi Vaksberg, Antonina W. Bouis( trans. ), *Stalin Against the Jew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 226.

② Shimon Redlich, *War, Holocaust and Stalinism: A Documented Study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 p. 151.

③ 《关于“犹委会案件”的起诉结论(1952年4月3日)》,载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 в СССР // От начала до кульминации, 1938 – 1953. С. 182 – 200.

④ 《关于所谓“犹委会案件”》,载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12. С. 38.

⑤ 《切普佐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朱可夫的信》,载 Arkadi Vaksberg, Antonina W. Bouis( trans. ), *Stalin Against the Jews*, p. 230.

人出庭对质。根据审理组织者的安排,费费尔作为犹太委员会的领导人被列为第一个受审者。其目的就是“为整个审理过程定调,并摧垮其他被告的意志”。<sup>①</sup>由于费费尔早就投靠了国家安全部,所以,他开始时不仅承认了起诉书上的所有罪名,而且顽固坚持对其他被告特别是对洛佐夫斯基所提出的各种严厉指控。

不过,这一招并不灵验。在随后的庭审中,所有被告均推翻了他们预审时的供词,以言之凿凿的证据批驳了对他们从事反苏民族主义活动和向美国提供间谍情报的指控,并证实他们是在惨遭毒打或不堪忍受的精神折磨的情况下,被迫在侦察员捏造出来的供词上签字的。他们期待法庭能够还自己以清白。作为苏联情报局领导人,洛佐夫斯基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阐明了犹太委员会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是经过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批准的,是在相关部门监督下进行的。他抨击侦察员在42卷案卷当中伪造的证词是“把一只苍蝇变成一头大象,然后再去卖象牙”。为这根象牙,要价15颗人头。<sup>②</sup>希梅利奥维奇是所有被告当中唯一宁死不屈的人,他在法庭上说“我过去没有,现在依然不承认自己在思想或行动上犯了什么罪,亦不承认有任何反党或反政府的罪行。”<sup>③</sup>最令人震惊的是费费尔的态度。6月6日被审判时,费费尔不仅完全推翻了自己以前的口供,而且供认自己是国家安全部的密探,揭穿了国家安全部炮制此案以及强迫他在法庭上作伪证的阴谋。他明确表示,指控戈尔德贝格是美国间谍纯属捏造,控告犹太委员会与美国的犹太组织进行间谍活动毫无根据;<sup>④</sup>“尽管犹太委员会在过去的工作中有个别错误,但它并非一个民族主义中心”。<sup>⑤</sup>

被告们的无罪陈述以及费费尔的翻供对法官们产生了极大的震撼,而留明对审理工作的干扰破坏甚至拒绝提供指控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是间谍的证据则更让切普佐夫感到问题复杂。同时,法庭还发现鉴定结果存在着严重的弄虚作假问题。最后法庭断定,没有证据证明犹太委员会蜕变成了一个从事反苏民族主义活动的中心及其与美国勾结从事间谍活动。因此,“在该案当中,不可能用这样没有得到检查和不可靠的材料去判刑”。<sup>⑥</sup>

作为一个在当时罕见的有良知的法官,切普佐夫试图把案卷退回国家安全部重新调查。为此,他多次乘休庭之机去拜访伊格纳季耶夫,向其揭露留明及其侦察员伪造证词的行为,但是没有得到任何支持。事实上,伊格纳季耶夫当时已经被正在炮制的“医生阴谋”案件搞得焦头烂额。斯大林威胁他说“假如你不揭露这些医生当中的恐怖分子和美国间谍,那么你就将呆到阿巴库莫夫现在所呆的地方。”<sup>⑦</sup>在这种情况下,他哪里还顾得上早就心知肚明的犹太委员会案呢?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切普佐夫在1952年6月16日终止了审理工作,先后向什基里亚托夫、苏联总检察长萨福诺夫、最高法院院长沃林、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等领导人反映案情,提出必须进行补充调查。但是,这些领导人不是拒绝接见就是建议他向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林科夫提出呼吁。不久,马林科夫在切普佐夫的多次请求下接见了他们,伊格纳季耶夫与留明在座。听完切普佐夫的陈述后,马林

①④ 《被告费费尔受审记录》,载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последний сталин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Стенограмма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ад членами Еврейского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С. 38-365.

② 《被告补充口供》,载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последний сталин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Стенограмма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ад членами Еврейского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С. 342.

③ 《被告希梅利奥维奇受审记录》,载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последний сталин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Стенограмма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ад членами Еврейского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С. 198.

⑤ 《被告最后陈述的记录节略》,载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последний сталин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Стенограмма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ад членами Еврейского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С. 365.

⑥ 《切普佐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朱可夫的信》,载 Arkadi Vaksberg, Antonina W. Bouis( trans) , *Stalin Against the Jews* , p. 233.

⑦ 《伊格纳季耶夫致贝利亚的信(1953年3月27日)》,载 Jonathan Brent and Vladimir P. Naumov , *Stalin's Last Crime: The Doctor's Plot* , p. 186.



科夫让留明发表意见。留明指责切普佐夫“在对待人民敌人的问题上犯了自由主义”，说他“故意将审判推迟了两个月以便被告得以推翻之前在侦察中所做的供词”，而且控告他诽谤国家安全部。切普佐夫原以为会得到马林科夫的支持，但马林科夫却呵斥他说“你到底想干什么？这个案子的所有判决已经得到了人民的批准。难道你还要我们在这些罪犯面前下跪吗？中央政治局已经讨论了3次，你执行政治局决议就是了！”<sup>①</sup>在这种情况下，切普佐夫已无力回天。

1952年7月11日，法庭宣布犹委会案调查完毕。7月18日，按照中央政治局的指示，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对犹委会案做出终审判决。8月12日，洛佐夫斯基、费费尔等13人被国家安全部执行枪决。什泰恩被判处流放到边远地区5年。<sup>②</sup>布雷格曼病重住院，1953年1月23日因心力衰竭死于狱中。俄罗斯学者雅可夫·拉波波特为此写道“苏联犹太文化被置于行刑队面前，它最优秀的代表被从肉体上消灭了。”<sup>③</sup>

其实，犹委会案的受害者并不局限于这15名被告。1948—1952年，直接受到牵连而遭逮捕并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还有110人。其中有10人被判处极刑，95人分别被判处5年到25年的劳改或者流放，仅有5人被捕后终止诉讼。<sup>④</sup>例如，犹委会代理责任书记海费茨（Г. М. Хейфец）在犹委会被查封后不久即被指控参加“有关犹太复国主义阴谋”而被捕，1952年8月被判处在劳动集中营监禁25年；《团结报》代理责任编辑日茨（Г. М. Жиц）1949年被捕，1954年10月死于狱中；犹委会的编辑瑙姆·列文、记者马·艾森施塔特、武装部队授衔委员会副主任阿伦·托卡里都因为被指控在犹委会的掩盖下从事反苏间谍活动和民族主义活动等罪名，在1950—1952年被枪毙……不仅如此，犹委会案就像一股可怕的龙卷风，在苏联社会四处盘旋肆虐，准备吞噬更多的无辜者。因为斯大林还远未达到他的真正目的——驱逐整个苏联犹太人，并在国内掀起新一轮大清洗。

### 三、犹委会案在冷战时期苏联反犹运动中的地位

如果我们对斯大林晚年发动的一系列反犹案件仔细加以剖析就会发现，犹委会案就像一颗引人注目的“恒星”，其他许多反犹案件则像是一群“行星”围绕着它旋转运行，甚至一些案件本身就是从犹委会案中派生出来的。

1. 热姆丘任娜案件。热姆丘任娜从一开始就被列为犹委会案中仅次于洛佐夫斯基的第二号人物。1948年12月29日，她因协助犹太民族主义分子米霍埃尔斯进行反苏民族活动，支持在克里木建立犹太共和国的方案，“同犹太复国组织有联系，同以色列公使果尔达·梅厄有联系”，“策划谋杀斯大林”等罪名而被开除党籍。<sup>⑤</sup>1949年1月21日，斯大林下令将其逮捕。因当时清洗莫洛托夫的时机尚未成熟，热姆丘任娜才被另案审判。同年12月，她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期限5年。

2. 比罗比詹案件。1949年6月到1952年2月，比罗比詹犹太自治州党委第一书记巴赫穆茨基（А. Н. Бахмутский）、州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西尔伯施泰因（М. Н. Зильберштейн）、列维京（М. Е. Левитин）等8名主要领导人因被控从事反苏民族主义活动及间谍活动而遭撤职和

① 《切普佐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朱可夫的信》，Arkadi Vaksberg, Antonina W. Bouis (trans), *Stalin Against the Jews* p. 235.

②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以苏联名义的判决书》；《核实报告》，载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последний сталин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 // Стенограмма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ад членами Еврейского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С. 381–382, 384.

③ Jonathan Brent and Vladimir P. Naumov, *Stalin's Last Crime*, p. 95.

④ 《关于所谓“犹委会案件”》，载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12. С. 40.

⑤ 《什基里亚托夫和阿巴库莫夫关于对热姆丘任娜指控材料的审核结果给斯大林的信（1948年12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热姆丘任娜党籍的决定（1948年12月29日）》，载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 в СССР // От начала до кульминации, 1938–1953. С. 156–162 [俄]费·丘耶夫著、王南技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第563—564页。

开除党籍,最终被判处25年监禁或劳改。尽管犹委会领导人在庭审中并未提供关于比罗比詹领导人的犯罪供词,但苏联国家全部仍然诬陷他们听命于米霍埃尔斯、费费尔等人,“通过犹委会向美国传送并在发言和出版物上宣扬包含苏联国家机密的情报”。作为犹委会成员,巴赫姆茨基被控经常在《团结报》上发表宣扬民族主义观点的文章,1946年和1947年两次在犹委会会议上泄露国家机密。<sup>①</sup>1952年2月,马林科夫等人还指控他们在莫斯科的犹委会间谍们帮助下,试图把比罗比詹从苏联分裂出去,出卖给美国或日本。<sup>②</sup>1956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在恢复巴赫姆茨基党籍的决议中明确指出,该案受到犹委会案的重要影响。<sup>③</sup>

3. 列宁冶金联合工厂案件。1952年9月18日,库兹茨克市列宁冶金联合工厂的副厂长明茨(Я. Г. Минц)、总轧钢工利别尔曼(С. Е. Либерман)等4人因被指控在企业内部从事破坏活动,进行反苏宣传而惨遭枪毙,另有3人被判处25年劳教。强加给他们的罪名还有一条,就是“在1946年与犹委会中的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建立了罪恶的联系,并且给其提供了一系列有关联合工厂生产设备的机密资料,这些资料后来被寄去美国”。<sup>④</sup>

4. “医生阴谋”。这是犹委会案牵出的最重大的案件。按照斯大林的初衷,对犹委会案的15名案犯要进行公开审判,以便为全面清洗苏联犹太人做好舆论准备。但是,在该案调查结束半年后,“到了1950年11月,斯大林开始担忧这一审判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sup>⑤</sup>原因是当冷战进入第一次高潮之际,对犹委会所提出的所有犯罪指控均缺乏过硬的、令人信服的证据,难以在舆论界产生震撼人心的轰动效应。于是,对犹委会案进行公开审判的想法最终走进了死胡同,以至于所有被告从被捕、侦查、审判到最后被枪决,苏联当局均未向外界披露任何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不得不另辟蹊径。他利用克里姆林宫医院医生季马舒克(Л. Ф. Тимашук)的告密信<sup>⑥</sup>和因受费费尔牵连而被捕的著名医学教授埃廷格尔(Я. Г. Этингер)的“供词”,精心策划了“医生阴谋”。<sup>⑦</sup>

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以《披着医生和教授外衣的卑鄙的间谍与谋杀者》为题,把“医生阴谋”公诸于世。沃夫西(М. С. Вовси)、叶戈罗夫(П. Н. Егоров)等一批曾为克里姆林宫高层领导人治病的苏联著名医疗专家被指控为给英美资产阶级卖命的“第五纵队”,他们组成了“一个医生恐怖分子小组”,不仅通过“有害治疗”的方法杀害了联共(布)中央著名领导人日丹诺夫、谢尔巴科夫,而且还企图谋害苏联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和马林科夫,为颠覆苏联服务。其中名列“杀人医生”榜首的沃夫西既是米霍埃尔斯的堂弟,也是犹委会成员。他“供认”医生恐怖分子小组的大多数成员都与美国的间谍恐怖主义组织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有联系,他就是通过米霍埃尔斯和希梅里奥维奇从该委员会得到“关于消灭苏联领导干部”的指示的。<sup>⑧</sup>“医生阴谋”的公布立即产生了爆炸

① 《鲁坚科致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前犹太自治州领导人的平反问题(1955年11月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关于撤销犹太自治州领导人案件判决的裁决(1955年12月28日)》,载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 в СССР//От начала до кульминации, 1938 - 1953. С. 224 - 231.

② Shimon Redlich, *War, Holocaust and Stalinism: A Documented Study of the Jewish Anti - 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 p. 150.

③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恢复巴赫姆茨基党籍的建议(1956年2月18日)》,载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 в СССР//От начала до кульминации, 1938 - 1953. С. 232.

④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关于库兹茨克市列宁冶金联合工厂案件的判决(1952年9月18日)》,载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 в СССР//От начала до кульминации, 1938 - 1953. С. 380.

⑤ Jonathan Brent and Vladimir P. Naumov, *Stalin's Last Crime: The Doctor's Plot*, p. 104.

⑥ 《季马舒克关于日丹诺夫不正确的治疗方法问题致弗拉西克(1948年8月29日)》,载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 в СССР//От начала до кульминации, 1938 - 1953. С. 430 - 431.

⑦ Joshua Rubenstein and Vladimir P. Naumov (eds.), *Stalin's Secret Pogrom, The Postwar Inquisition of the Jewish Anti - Fascist Committee*,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2001, p. 9.

⑧ 《披着医生和教授外衣的卑鄙的间谍与谋杀者》,载“ПРАВДА”,13 января 1953г.

性的影响,苏联社会的反犹情绪像火山爆发一样喷涌出来,达到了犹委会案所不能达到的效果。新的档案材料证明,“医生阴谋”不仅直接起源于犹委会案,而且完全是其延续和升级版。<sup>①</sup>

根据整个事件的发展来看,斯大林计划在1953年3月中旬对“医生阴谋”进行公审,并借机将犹委会案的详情公之于众。<sup>②</sup>那时苏联民众的反犹情绪会达到高潮,苏联当局就会以从人民的怒火中解救犹太人为名将其全部驱逐到比罗比詹,然后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这就是斯大林“彻底解决”苏联犹太人问题的“地狱计划”。<sup>③</sup>因此,假如“医生阴谋”得逞的话,“它的疯狂的反犹特性将会给陷入困境的苏联犹太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sup>④</sup>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逝世,苏联犹太人才逃过此劫。

1948—1953年斯大林掀起的反犹狂潮显然是与国际冷战形势的恶化密不可分的。从总体上看,苏联当时在冷战中处于不利态势。1948—1949年,苏联在它挑起的长达一年多的柏林危机中一无所获。1949年4月,北约正式建立,美国在欧洲大陆组成了一个遏制苏联和东欧的弧形包围圈。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东、西方之间的冷战达到新的高潮。就在此时,苏联一手扶持建立起来的以色列公开放弃了冷战初期的中立政策,支持美国出兵朝鲜,苏以关系逐渐恶化。这种形势对苏联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种种迹象表明,斯大林已经在为新战争做准备,他希望籍此来埋葬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制度推广到全世界。而下一场战争的对手无疑将是美国。

此时美苏两国不仅“在心理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sup>⑤</sup>而且双方飞行员在朝鲜战场上已经暗中交火。20世纪50年代初,“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苏联,人们都认为两个国家正处在战争的边缘上”。<sup>⑥</sup>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在揭露“医生阴谋”的文章中指责英美“在狂热地准备新的世界大战”。<sup>⑦</sup>在美国,犹太人势力很大,不论是苏联还是东欧的犹太人都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苏联犹太人被污名为美国的“第五纵队”已属必然。1952年12月1日,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讲话时直言不讳道:“任何犹太民族主义者——他就是美国侦查机关的间谍。犹太民族主义者认为,美国拯救了他们的民族。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感激美国人。敌人中很多都是民族主义者。”<sup>⑧</sup>因此,为了对付美国,首先就要解决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犹太人问题。这就是斯大林在国内制造犹委会案和“医生阴谋”等诸多反犹案件,在东欧制造“斯兰斯基”案件的根本原因。

#### 四、结 语

犹委会案是冷战时期苏联反犹政策的典型案例之一。尽管早在1988年底苏共中央政治局已经正式决定为该案所有受害人恢复名誉,<sup>⑨</sup>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对苏联犹太人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

① (俄)鲁·格·皮霍亚著、徐锦栋等译《苏联政权史(1945—1991)》,第75页。

② Jonathan Brent and Vladimir P. Naumov, *Stalin's Last Crime: The Doctor's Plot*, p. 309; Arkadi Vaksberg, Antonina W. Bouis( trans), *Stalin Against the Jews*, p. 259.

③ 利季亚·沙图诺夫斯卡娅著、张俊岩等译《克里姆林宫内幕》,中国盲文出版社,1988年,第216页。1953年担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国防部长职务的尼·亚·布尔加宁后来也证实了这一点。详见 Люкс Л.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политике Сталина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9. №7. С. 54.

④ Jonathan Brent and Vladimir P. Naumov, *Stalin's Last Crime: The Doctor's Plot*, p. 4.

⑤ (俄)列昂尼德·姆列钦著、李惠生等译《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59页。

⑥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⑦ 《披着医生和教授外衣的卑鄙的间谍与谋杀者》,载“ПРАВДА”, 13 января 1953г.

⑧ 《摘自马雷舍夫日记:斯大林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演说(1952年12月1日)》,载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 в СССР. От начала до кульминации, 1938—1953. С. 462.

⑨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犹委会案件的会议记录(1988年12月29日)》,载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С. 34—35.

响、在世界上广受关注的政治冤案,绝非简单的“平反”二字就能够了结的。它应该引起人们认真的反思。

犹太民族是俄罗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沙皇俄国时期,“没有哪一个民族受到象犹太民族受到的那样的压迫和迫害”。<sup>①</sup>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废除了一切反犹政策和法律。犹太人不但进入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而且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根据列宁、斯大林提出的民族理论,犹太人因为“在经济上彼此隔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操着不同的语言等等”,不能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民族”,<sup>②</sup>因此在苏联始终连一个独立的民族地位都未曾获得。布尔什维克党虽然提出了各民族完全平等的口号,斯大林早在 1936 年就公开宣称反犹主义是共产党人势不两立的死敌,在苏联会受到法律的严惩,<sup>③</sup>但是他并没有从思想上根除反犹主义的毒瘤。冷战爆发后,斯大林公然迎合甚至利用苏联民众的反犹传统来为其统治服务,掀起全国性的反犹运动,最终把苏联犹太人“由 1917 年苏维埃制度建立起就完全支持它的力量变成了反对力量”。<sup>④</sup>结果不仅导致后来大量的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美国,使国家丧失了大量优秀的科技人才和文化精英,削弱了苏联社会的民族凝聚力和国家竞争力,而且败坏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形象,妨碍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使苏联“失去了外国共产党人及左翼集团的支持”。<sup>⑤</sup>美国、以色列等西方国家的一些犹太组织趁机掀起了反苏浪潮。1953 年 2 月,苏联因驻以大使馆被炸而宣布与以断交,把以色列彻底推向了美国阵营。

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导致苏联这个强盛一时的超级大国在冷战中走向衰亡的,并非被视为“第五纵队”的犹委会和苏联犹太人,而是斯大林本人!或者说,是他一手推行的错误的民族政策!孟子曰,“杀一无罪,非仁也”,又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sup>⑥</sup>待民以待草芥之心,绳民以绳叛贼之法,或许这就是苏联 70 年而亡的一个主要原因。

**Abstract**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Case (JAFCC) is a typical case reflecting the anti-Semitism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 (SU) during the Cold War. JAFCC had interwoven connections with other numerous anti-Semitism cases in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new released historical archives, at the time when the Cold War between US and SU almost reached its climax of its first run, the case was plotted by the SU government to not only exterminate the Jewish elite within the country but also to target at the Jewish people as whole as so-called “the Fifth Column”. The impacts of JAFCC is so deep and devastating that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for Jews to emigrate overseas largely from SU.

(宋永成,副教授,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西安,710062)

(责任编辑:罗薇 吴家多)

① 《列宁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9 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29、30 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28 页。

④ Сенявский А. С. XX съезд КПСС в контекст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7. №1. С. 201.

⑤ 《赫鲁晓夫与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56 年 8 月 29 日)》,载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6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517 页。

⑥ 《孟子·尽心上》卷十三《孟子·离娄上》卷七,载《诸子集成》《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54 年,第 546、290 页。